

想像无国界：蔡志礼的诗

——序蔡志礼的诗集《聆听陌地声》

王润华



1. 诗歌是推土机，填平了地球

汤马斯·佛里曼 (Thomas L. Friedman) 所撰写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 书中分析了 21 世纪初期全球化的过程。柏林围墙倒下后, 世界释放出庞大能量, 个人电脑、网页浏览器、互联网和电邮, 都是一辆一辆的推土机, 把地球填平。资源开放共享和国界的拆除, 让我们开始以全球的眼光感受与观察, 世界成为一个没有界线的整体。

蔡志礼的诗歌也是推土机, 填平了地球。世界被填平后, 变得辽阔无国界。他说“在熟悉的土地上迷失方向, 在陌生的城市里发现自己。”这部诗集的诗, 把地球上所有的海洋与大陆和岛屿都连接起来, 诗集收集的是他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陌地生 (Madison)、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和法国等地写的诗。最引人注意的是蔡志礼以华文诗的传统, 书写地球的其他地区, 如欧洲大陆, 比如让法国的酒乡波尔多与华文与华族文化结合, 产生新的想像。

2. 法国有酒乡，没有酒仙李白：听不见这种钟声

自从地球是平的，诗人都住在地球村。蔡志礼刚刚到了法国葡萄酒的故乡波尔多，在那里写诗。在酒的故乡，他几乎成为酒仙，使用的文字犹如李白那样超现实与历史，他给我写信，解释为何把诗集命名为《聆听陌地声》，也很李白：

一来纪念周策纵教授把“麦迪逊”译为“陌地生”的妙笔；二来我也收录几首写在威斯康辛念书的诗作。第三，是我现在寄居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对周遭的事物和声音很敏感，很容易触动写诗的灵感，同时也在陌生的环境中听到自己内心最真实的声音。

另外他还加一句：“其实回想起来，起初南方大学对我而言也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可见他住在地球村。

请听《钟声》（2015年3月14日，写于法国波尔多）里的这种“陌地声”：

破晓

几只早起的鸟儿

匆匆衔起了

六世纪古教堂

依时抖落的钟声

穿过枝桠

和几条窄巷

喜滋滋地唤醒

我那扇朝着西南

尚在春眠的

木窗

午后

不甘示弱的冷风

以摄氏三度的表情

乱了阳光的阵脚

路牌开始显得

左右为难

不知该朝哪个方向转

只好站傻傻地

站在路中央

一脸无辜地张望

而老迈的钟声
早已看惯
季节变换的容颜
神色自若地
在公园里的
梧桐之间
来回踱步

黄昏
小城一披上
暮色深蓝的围巾
钟声就唤醒
所有的灯
为行色匆匆的
晚风护航

灯下看书的我
不知何时沉沉睡去
唯有在梦里等待
鸟儿衔来
下一个春晓的
钟声

这首诗是神来之笔。法国人喝了葡萄酒，不一定能听见这种钟声，因为法国有酒，但没有李白+酒仙的诗歌传统，更没有诗佛王维写寂静空间的宗教之声的诗学。当我们把地球填平。其资源开放供享，国界的拆除，让我们开始以全球的眼光感受与观察，世界成为一个没有界限的整体，法国因为不需要入境签证就让蔡志礼进去，她的土地会因此得到更美丽的华文诗来诠释。

再举一例。蔡志礼用华文与华族文化历史放进法国小城街道里，同音词汇如“窄巷”与“宰相肚里能撑船”，再加网络世界的名词，写欧洲的谚语《窄巷》，就给现代主义的故乡欧洲土地，带来后现代主义的新诗学。请读以下这首《窄巷》时，特别注意，作者巧用华语中“死角”、“拐弯抹角”、“迷宫”、“探头探脑”、“窄巷”、“宰相”，最后加上地球村网路时代的图腾“纵横交错的网路”，这样欧洲的窄巷就从此多了一种文化历史，一种新的后现代主义。

请读《窄巷》(2015年3月, 写于法国波尔多酒乡)。

初来乍到
吓了一跳
城里街道
怎么
如此之窄
如此之小

纵横交错的网路
到处都在拐弯抹角
不善探头探脑
准会误入死角

追杀仇家
或避开仇家追杀
全看自己的命
有多大

千万别再提
宰相肚里能撑船的
谎言了
那窄巷啊
连行路都要看
造化



地球是平的以后, 地球村的土地孕育的诗, 将会因为没有写诗的国界而更多元。本集中蔡志礼的诗就是例子。

3. 用哲学辩论和说理的方式写抒情诗

全球化不再等于美国化, 世界语言不再等于英文, 任何文化和语言都可以发展出全球性的诗歌, 这是本土文化走向没有国界的全球时代, 尤其对蔡志礼来说, 因为他以诗填平世界。所以他说: “在熟悉的土地上迷失方向, 在陌生的城市里发现自己”。诗歌推土机, 填平了地球, 他对世界很熟悉, 但城市不是他建的, 所以他很陌生, 这种矛盾、这种吊诡的境界, 造成蔡志礼的诗歌边缘性, 多元性的思考与想象。

在《法国三色旗的迷思》诗里，他看见蓝色是自由，不是忧郁。“我不明白/海洋般的蓝/象征的不是忧郁的心/而是无拘无束任我行的/自由”。那白色不是纯洁，而是平等，最后用中华历史重新诠释法国国旗的红颜色：我不明白“花烛般的红/象征的不是大喜之事/而是孙中山最爱书写的/博爱”，法国诗人书写国旗，绝不会用到“花烛”，与“博爱”等字眼。

所以“在陌生的城市里发现自己”。是因为他经常以一种新哲学来思考，在波尔多那个他刚刚抵达的法国陌生城市里，他听见钟声，他看见窄巷，然后用法国土地陌生的华语书写，写出了登峰造极的诗。可能是那地方所产生最美丽的诗。即使在新加坡，蔡志礼也以一种新哲学来思考的诗，往往出奇制胜，很平凡的题材，都能创造出别出心裁的作品，如《鱼法三章》，他以“约法三章”，错读出吃鱼的诗，真是绝句：

我怎么忍心
先诱你以廉价的饵
再用钩子狠狠地
刺穿你的唇

看你
一脸惊慌失措
挣扎着跃出水面
四溅的水花啊
朵朵都是
你的伤
你的痛

被陷害的恨
比茅台还要烈
明知回天乏术
仍要苦苦挣扎
明知伸冤无门
还是要提出
最后的控诉

你的哀号太小
没人听见
你的怒目太大
没人想见

这样吧



我答应把你
完整的清蒸
不切片
也不煎

不过你也得答应
千万不可在餐桌上
用仅剩的刺儿
偷袭
我那不堪一击的
咽喉

如果下辈子
你是人
我是鱼
你也只能用
高级渔网
温柔地
把我轻轻拥抱

人鱼平等博爱的思考，改变了通俗的物理思考与自然秩序，因此进入创新的境界。同样的，他改装自“井底蛙”的《心底蛙》也是杰作，被郭永秀谱成名曲。

《跳河事件》同样呈现新的哲学思考的鱼尾狮：

炎炎
艳阳天
有人以手机拍到
愁眉苦脸的
狮头鱼像
扑通一声
跃入
新加坡河

媒体
立即发出讣告
说是它
受不了诗人

冷嘲热讽
唯有
仿效屈原
跳水的身姿
告别旅游业

其实啊
即使年年
在河边观望
大大小小的
龙舟赛
它都没搞清楚
屈原是谁
它只想好好
洗个冷水澡
在这个炎炎的
艳阳天

诗歌推土機，填平了地球，蔡志礼看见象征新加坡的鱼尾狮，在熟悉的土地上迷失方向，迷失了自己。

4. 展示零散多样的经历与观念，漫无边际的情感与心境

当我阅读蔡志礼的诗，使我想起邓约翰（John Donne）“玄学派”的诗风。玄学派诗人都是学者，很学究气，他们用哲学辩论和说理的方式写抒情诗，用词怪僻晦涩，韵律不流畅，但蔡志礼不尽相同，他个人的独特色彩仍然强烈。比如他的诗常因为词句流畅而被谱成歌曲。因为“玄学派诗人都是学者”，他们的”才趣”在诗歌中的表现是把截然不同的意象结合在一起，从外表绝不相似的事物中发现隐藏着的相似点，甚至把最古古怪怪的思想概念勉强地束缚在一起。我们在上面已阅读《陋巷》和《鱼法三章》，再阅读这样爱情与抒情，就很古怪了，如《鱼市里的鱼》：

我们像恋人般
暧昧地躺着

一面温柔地
以微温尚存的灵魂
抚慰着彼此
渐渐冰冷的躯体

一面愉快地
回想深海
浅浅的笑意
和那浅滩
深深的记忆

在那双
染满鱼腥的掌
硬生生地
把我们分离前
我们像恋人般
暧昧地躺着
一面温柔地
以微温尚存的灵魂
抚慰着彼此
渐渐冰冷的躯体
一面愉快地
回想深海
浅浅的笑意
和那浅滩
深深的记忆



正如艾略特（T. S. Eliot）所指出，玄学派诗人是“把思想和情感统一起来”，是“统一的感受性”的典范。这风格蔡志礼也有。他也是处在急剧变化的资讯全球化时代，变化万千，所以在诗歌里，甚或以同自己进行争论的方法存在的。他的诗歌给人一种固有的戏剧性，展示了看上去零散多样的经历与观念，以及漫无边际的情感与心境。他的诗歌形式是动态的，语言别致精巧，意象栩栩如生，韵律生动活泼。

5. 大数据时代想像无国界的诗之出现

想像无国界是蔡志礼的诗学。这个国界是地球边界与国族的国界，感情与理性的界限，不同声音与语言的边界，还有不同文化历史的边界。在蔡志礼的诗里，都消失殆尽了。

进入 2012 年，大数据（big data）时代悄悄来临，人们用它来描述和定义信息爆炸时代产生的海量数大数据时代来临。大数据带来的信息风暴正在变革我们的生活、工作和思维，大数据开启了一次重大的时代转型，大数据时代最大的转变，就是放弃对因果关系的渴求，颠覆了千百年来人类的思维惯例，对人类的认知和与世界交流的方式提出了全新的挑战，读了上述的《鱼法三章》、《鱼市里的鱼》、《心底蛙》之后，再读《一只蛙的佛经》：

一只
修禅多年的蛙
对佛说：

我心中有佛

佛低头
看了蛙一眼
第一次感觉
佛与
听觉上
竟如此之音近
而尘缘
却如此之遥远

佛轻轻地
叹了一口气
抬头望着远山
风轻云淡地说：
我是佛
我心中无



但是作为诗人，蔡志礼没有放弃原始经验和直觉。这就造成他的诗学的复杂性。

蔡志礼的诗还在发展中，我们目前还不能过分诠释与解读，所以只能做出上述简单的观察与解读，不能多言。我只好期待他的创作大数据的出现，然后整理成为我们所能解读的资讯，再进行分析，可得出许多关联性，可用来察觉他的诗风趋势与品质。这样就能更准确深入地诠释他的诗歌的独特风格。